

徐 荣 畦 编 著

读书 教学与临床

· 人民卫生出版社 ·



读书教学与临症

徐荣斋 编著



人民卫生出版社

1137636

21085/22

读书教学与临症

徐荣斋 编著

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崇文区天坛西里10号)

北京顺义北方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13%印张 4插页 295千字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7,700

统一书号：14048·4995 定价：2.50元

[科技新书目 98 — 62]

序　　言

徐荣斋，字国椿，晚年自号三补老人。生于1911年，卒于1982年。先生早年从业于《存存斋医话稿》作者赵晴初的高足杨哲安先生。以后，又曾问业于《中国医学大成》编者曹炳章先生，析疑问难，虚心求教，深得曹先生的赏识，遂成忘年之交。先生治学严谨，博览群书，勤于著述，崇尚“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对中医经典著作，特别是《内经》有较精深的研究。著有《重订通俗伤寒论》、《妇科知要》、《内经精义》，校点了《医宗必读》等医书，并在国内外中医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五十多篇。

先生自三十年代初从事中医临床，五十年代末期转任教于浙江中医学院，晚年担任《浙江中医学院学报》编辑室主任，并被浙江省人民政府聘为高级职称评定委员会医学组委员。先生为人正直，办事认真，待人和气，凡有求教者，必尽心解答。几十年来，精勤不倦地耕耘在中医教学、医疗、科研这块土地上，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中医界的同道所称颂，为学生们所尊敬和爱戴。一九八〇年正值先生的古稀之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八一年《妇科知要》问世后，先生就打算将其历年在中医药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述和一部分没有发表的文稿辑成一书。征得人民卫生出版社同意后，遂嘱我等几位研究生缮抄、整理，复经先生自身分类审核，乃定此稿，曰《读书教学与临症》。该书共收集了学术论文四十篇，分为三大部分。从“读书体会”和“教学讲座”两部分可以看出先生学术之广博，钻研之精深。其广则广在从中医四大经典，到明清以及近代、现代中医各家学说，靡不悉心探讨；其精则精

在《内经》，尤其是《素问》部分。“读书体会”和“教学讲座”凡三十篇，旁及的不算，专论《内经》的就有十篇。有探讨阴阳学说的，有阐发病因病机的，有研究“五郁”病证的，有剖析治疗法则的，有评述不同医家注释《内经》之特点的，还有介绍学习方法的，可谓系统详尽。其中“以治学三境界的精神学习《内经》”一文于一九八〇年发表在《山东中医学院学报》上，对中医界有一定的影响，可为中青年学习《内经》的借鉴。“读《经》识小录”一文，对一些深奥的名词术语，采用纵横联系的方法，恰如其分的予以分析，虽不够系统，却是毕生研究《内经》的结晶所在，能为学习《内经》扫除障碍，启其茅塞。先生研究《内经》不是以经解经，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重视从临床来印证《内经》的理论。这种例子在他的学术论述中俯拾可得，比比皆是。在临幊上，先生擅长于内妇科，尤精于妇科。对妇科经、带、胎、产四大病证重视调治奇经，善用血肉有情之品。“临症经验”中“带下病辨证施治”和“崩漏的五法和十方”二文，既反映他辨证之细，又体现他论治之精。其对宫外孕的认识和“经闭不闭”的探讨，更是反映他在重视和保持中医辨证施治、理法方药的特色前提下，善于汲取现代医学新知。这是难能可贵的。“诊余琐记”，虽是“琐记”却是临床经验的传神所在，弥足可珍。书末附有十六例验案，虽数量不多，但其在临证重视求本，喜用经方，博采诸家之长，遣方用药灵活的诊治特点，却能于此，可以见其一斑。

笔者有幸忝列门墙，承蒙口授心传，多有获益，自愧悟性不敏，未能窥得先生学术经验全貌，有待今后努力。值校稿之际，记上数笔，代以为序，以志怀念。

范永升 徐宝尔谨识
一九八五年三月于浙江中医学院

目 录

读 书 体 会

以治学三境界的精神学习《内经》	1
试析《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的一组治则	14
《素问·汤液醪醴论》治则部分试析	24
《褚氏遗书》学说初探	33
《医宗必读》与《删补颐生微论》	43
《吴医汇讲》初析	57
论《吴门治验录》	72
略谈成无己《注解伤寒论》的内容和所附《图解》	
问题	83
读《医家四要》札记	87
从伪书及託名说起——兼议徐洄溪《医略六书》	94
从梁玉瑜两本舌诊书评议他对舌诊的造诣	99
读《经》识小录	110
读经读注，经注并参——略谈《金匱》的注本	131
从“海内三张”谈到张生甫《医学达变》	138
读《蒲辅周医案》	147

教 学 讲 座

学习《内经》八要	157
《内经》阴阳理论的应用	165
阴阳五行学说教学余义	177
《内经》“五郁”证治探讨	190

“病机十九条” 阐要	201
明清间绍兴《内经》四大注家	213
李士材学说综概	225
李士材学派考略	268
唐立三医学造诣探索	278
何廉臣先生学术经验简介	284
何廉臣先生学术经验拾遗	295
曹炳章先生对中医药学的贡献	306
《伤寒论》六经是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相结合的	322
“绍派伤寒” 略述	331

临 症 经 验

《伤寒论》方的新应用	339
中风的防治	345
六淫在肌肉筋骨间的病象和治法	348
妇科脉诊的温故知新和实事求是	351
带下病辨证施治	362
崩漏的五法和十方	367
对宫外孕的认识及临床体会	372
“经闭不闭”的病理、证状和治疗	380
妇科调治奇经探要	385
诊余琐记（十四则）	393
医案略存	405

读 书 体 会

以治学三境界的精神

学习《内经》

行年七十，治医近五十岁月，似乎天天在学习，读书临症，互相促进，抚心自问，确有阶段性的提高。但解放前二十年，学医初得门径，徘徊的时间多，摸索的工夫费，时倍功半，二十年只能算十年；解放后的十七年，学习方向明确，才有目的、有系统地进行学习，自己也抓紧了些，这是最实际的十七年；在“四害”横行的十年里，随着动乱的岁月，大半时间被蹉跎过去了。这将近五十年的光阴，仔细算来，扎扎实实的学习，实际只有三十多年。近五年中，正在加紧补课，今后还得抓紧。回顾这三个阶段时间，随着学习的深入，精力的支付是艰辛的，学问的收获是甘腴的。

清人王国维《人间词话》里，说到治学要经过三个境界，我极有同感。他说到：第一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立高楼，望尽天涯路”（意味着做学问要目中无半点尘，胸中无半点尘，静志澄虑地勤读苦攻，搜集资料）；第二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是说为了探求学问，苦思力索，不怕人消瘦，只要能够理明心得）；第三个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这是说通过不断地辛勤探索，一旦有所发现，解决了问题后的喜悦心情）。这种从心灵上模拟性的点出，颇具感

染力，就文论医，有助我们学习医学的回顾，并借以谈谈我学习《内经》的过程。

(一) 第一境界

我祖父是个儒而医者，但死得很早，我不见面，当然非祖传；父亲也早死，那时我只九岁，也不是父传。我只读到祖父遗留下来的半柜木刻本和手抄本医书。从业老师是撰《存存斋医话稿》作者赵晴初老先生的弟子杨哲安先生，有学问，有临床经验，我跟了三年，边读书，边侍诊（相当于现在的见习和实习），打下了一些医学基础。不过对《内经》的知识是很贫乏的，所读只两本李士材的《内经知要》、六本薛生白的《医经原旨》，加上“一知半解九不懂”的《王注内经素问》。实际呢？还得用雷公对黄帝的话来自我解嘲：“诵而未能解，解而未能别，别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真惭愧！

满师回家，肺病缠身，在两年养病期中，先后购读张介宾的《类经》、马张合注的《素问·灵枢》。一方面，把《素问》论述精、气、神等篇的经文和注文反复诵习，感到古文气氛浓郁，养生义理亦跃然纸上，遂作为病中修养；另一方面，却找到学习《内经》的途径，由浅入深，由此例彼，从而引起探索的兴趣，同时也开拓了诵习秦汉医文的眼界。

1935～1949的十五年中，恒以半天门诊、半天读书为自课，读书以温习《内经》为主，泛览明清方书为辅。前者作为治学，后者便于应世。治学侧重《素问》，《灵枢》次之。主要原因有二：第一，《素问》注疏多，便于对勘，易于读懂，《灵枢》仅马、张两家；第二，《素问》论阴阳四时、脏腑、经络、诊法、病因病机、治则等，言之有物，可以仰观，可以俯察（其中五运六气部分未理解），《灵枢》的腧穴、针刺，

由于不懂而至今仍未认真学习。

读《内经》从选文到原篇，是一个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过程。选文从《知要》之约，到《类经》之博，虽不能全部理明心得，但基础总算由此而奠定。一般主张读书由博返约，我因身体弱、资质笨，无一目十行的快速领会进度，只能以蚂蚁啃骨头的笨劲，锲而不舍，循序渐进，主张先约后博。

“博”，先从《内经》本课博起，然后向外发展，张介宾《类经》后三卷“会通类”是触类旁通的博，引而申之的博，我把它看作《内经》主要词汇的索引，颇有收益。

至于读原篇，障碍较多，难字难句每篇有，字典、辞源也解决不了问题，再加上文字和语法的古今不同，错简时出，不仅仅是文辞古奥难懂而已。关于这些，我常借助于陆九芝的《〈内经〉难字音义》，高士宗的《素问直解》，也有比较明白晓畅的字解和词解，再参阅马、张、张氏三家注释，扫除阅读时的不少文字障碍。其间口诵、心维、手检，可云劳矣！然尤未也。检阅注家多，有得力处，但有时也会带来影响，遇到两说分歧时，就莫衷一是了。找不着解释，感到望洋兴叹；有不同观点，又感到无所适从。怎么办？丹波氏父子的《素问识》、《素问绍识》和《灵枢识》，他们在引述各家注文时，往往作出比较精切的分析，我把他们作为学习《内经》的“辅导员”。

初读原篇，我感到《素问》比《灵枢》难读，幸而有选文作基础，半数文句，还觉得似曾相识，但总不得不依靠注释，来帮助解决理解上的困难。过去有人提出先读无注的白文，我却没有试读过，不知读得通否？以俟贤者。

前人还有“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句话有一定道理，但不能只读不想。孔子有“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的名言，意味着学习离不开思考，所以边读还是要边想。不懂的古奥文句，多读多思，贯穿它的上下文，逐渐领会其语法及意义，随着读的遍数的增多，思考次数的增加，全篇也能逐渐弄通。当然，这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

我读《内经》的方法是：①原文注文，边读边想边记，有时联贯读，有时分段读；②已懂的篇文，读到成诵（成诵的意义后详）；③不懂的篇文，检阅注疏及工具书，从字到句细细读；④精短的文句，抄且读（读后抄，能加强记忆，抄后再读，能加深理解）。

不要以为朗诵是没有意义的事，无论是《内经》篇文或医论、脉诀、药性赋及方歌，多读才能成诵，口诵心维，才能牢记。这些事例，凡是中医同志，不论老年的、中年或青年的，都有不同程度的亲身感受。朗诵也要下功夫，要由读到诵，诵出原文的问答段落和句（句号）读（逗号），诵出原文的音和义；有几段经文是韵文，读起来音调铿然，通过诵，还可以调剂苦读苦记的紧张心情，得到舒松和愉悦，更有助于对经文记忆的巩固。

以上是攻读《内经》的第一关，也是王国维所谓治学第一个境界。事实证明，研究学问，都需要经历过一番苦工“不经寒彻骨，那有暗香来？”我们口头常说的“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以勤苦二字作为求学方法，舍此实无捷径。我们前人研读《内经》的精神，亦有坚韧不拔的楷模，王冰次注《内经素问》，“精勤博访，历十二年，方臻理要”；滑伯仁创《素问抄》，汪机作《续抄》，丁瓒作《素问抄补正》，皆穷治一经，跟着前人足迹而攀登。“独立高楼，望尽天涯路”情景是逼真的。至于我，尚在初学，当然拟非其俦，回忆当年攻读《内经》时的困惑，倒不在于勤学苦练

的下工夫，而是下了苦工仍无多收获，尚有待于再接再励的摸索。

（二）第二境界

全国解放后，中医的事业和学术都来了一个大飞跃，中医学已跻身于学术之林，对古典医著的探索和研究，当然更萦回于我们脑际，形势逼人又喜人，学习《内经》第二境界就此进入。如实地说，这个再接再励的探索，包含着“为人”、“为我”两者：“为人”，是为了适应教学需要，想把知识灌输给人家；“为我”，是适应提高要求，想把《内经》再搞懂搞通一些。两者都需要再学习。

1955年以来，西医学学习中医班一次一次地开办，中医学院本科班一届一届地开学，在备课讲课过程中，诚有如《礼记·学记》所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的真实感觉。由于前面的“不足”，引起后面的“困”，教的“困”由学的不足而来。什么是“教然后知困”的“困”？给《礼记》作疏解的孔颖达回答得很好：“不教之时，谓已诸事皆通，若其教人，则知己有不通，而事有困弊，困则甚于不足矣！”我的亲身感受，这个“不足”和“困”，主要是对《内经》理论理解不深，印证缺乏，止能自喻，不能喻人，窘状是可想而知的。既呈困惑，再学习当然是个前提。尽管古人认为“困而学之，又其次也”，我想总比“困而不学”要好得多。

怎样再接再励？方法仍然是拙笨，还是主攻《素问》，选读《灵枢》，力求在会通中理解，并阅读同类书和参考资料，摘录笔记，反复写教案及讲稿。韩愈所谓“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殆近似之。实际做法，主要为以下四点：

1. 守约以自固

研究学问，一般有专精与博览两个步骤。读医书下手之初，是先约后博还是由博返约？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认为，先约后博，循序渐进，不能躐等；这是根据我的精力和学力而择定的。我研读《内经》，重点在《素问》，而《素问》的81篇，也不全部都作重点读，譬如讲“刺法”12篇、讲“岁运六大论及文理浓于医理的《著至教》《方盛衰》等六篇，只一般地读。反过来说，研读《灵枢》虽次于《素问》，但如卷一的《邪气藏府病形》，卷二的《本神》，卷三的《经脉》……等篇，每卷里都有一两篇作为重点攻读。韩愈所谓“术业有专攻”，意味着是专精的课业，我当然不敢妄想专精，但以守约作为自固的手段。

其实，《素问》中关于论述阴阳变化之旨，脏腑、经脉、病、治之要，应为精读深研对象；而针灸如《离合真邪》等篇，岁运如《至真要》、《天元纪》等篇，亦各有丰富内容可供探索。《周礼》“疾医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生死”，这十三字，包括《素问》诊法精义，亦是扼要之言。至于各家注解，除前述七家（王、马、二张、李、吴、高）外，原则上亦少旁鹜，既防涉躐不精，更防泛而无适。1959年执教中医学院，始泛览诸家，以应备课讲课需要，这已是第二学程的事了。

我体会到，《内经》的本身内容确实够博大了，光是几个浩瀚渊深的阴阳、藏象、经络……等学说，选择其中一段半节进行研究，已非短时期可能穷其精蕴。退一步说，如五脏中的某一脏、病因中的某一因……，也足够探索它一年半载。小而至于《内经》中的须、发、唾、嚏……等小事物，如果把它们从散在的经文里集中起来研究，也可以小中见大，想“约”也约不了。

就《病机十九条》来说，它原是《至真要大论》中的一个内容，仅 176 字，刘守真演为 277 字以为纲领，反复辩论以申之，凡二万馀言，成《素问玄机原病式》，完全是由约到博的专著。近人任应秋氏编著《病机临证分析》，根据《病机十九条》所提到三十个病症，进行阐述，着重在辨证审治，并强调理、法、方、药的建立和运用。这两本书，都是从约而进入到专，发展到博。前者给我们提供了研究病机的启示，后者给我们提出研究病机的方法，可作专精与博览的参证。

1961 年我试写《〈病机十九条〉临床应用》(内部资料)；次年，写《〈内经〉阴阳理论的实践应用》(部分发表于《广东中医》1962 年 7 期)；后又写《〈内经〉“五郁”证治探讨》(发表于《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80 年 1 期)。这些短篇，可算是“守约以自固”的试作。

2. 互勘以求证

从“守约”到“互勘”，眼界又开拓一步，工夫又花了一番。经文与经文，经文与注文，这家注与另一家注，互相对照，同中辨异，异中求因，以前证后，以此例彼，反复推寻，的确另有新的悟境。这是我研读《内经》方法的又一步骤。“互勘”的实际，即是互相印证，包括同类书与主攻书印证，也包括非同类的参考书与主攻书印证，从字、句、段落到整篇经文，发现疑难处即进行“互勘”，借以扩聪明而练识力。古人所谓“读书三到”的心到、眼到、口到，此时都须全部投入，而且要发挥主动作用，一处疏忽，等于放弃一个“攻读阵地”。分析思考，要齐头并进，既要求证于对勘书，更要全神贯注主攻书，切磋琢磨，才能磨出心灵的火花。

互勘的书，我首先阅读杨上善的《内经太素》。其书上足以证皇甫谧，下足以订王冰，确是互勘《内经》的最佳文

献；后人崇之为“医家鸿宝”，洵非过誉。注文虽隋唐文字，但语气明白晓畅，并不难读。其特点在于改编经文各归其类，取法于皇甫谧之《甲乙经》，而无其破碎大义之失；其文先载篇幅之长者，而以所逐之短章碎文附于其后，不使原文糅杂；其相承旧本有可疑者，于注中破其字、定其读，亦不辄改经文，以视王冰之率意窜改，不存本字，任意移徙、不顾经趣者，大相迳庭。如《痹论》的编次，胜于王冰注本甚多，其他各类各篇，都可以从互勘中获得新证，我是颇受其益的。

其次，我还把《难经》也作为同类书互勘。《难经》这本书，文气卑弱，理境不高，实不足以羽翼《内经》。但其阐发经络流注、奇经八脉的作用，“七冲门”为人身资生之门，以及诊候、病能、针刺俞穴等，有未曾见于《内经》，而实能显《内经》之奥义者。滑寿《本义》，更能注胜于《经》，作为对勘，不是劳而无获的。

1963年夏，读到清·姚止庵《素问经注节解》（人民卫生出版社排印本），其书是《素问》之节本（节178处，6686字），并给王冰的次注以更多的补正。我常以两个寒暑，按篇按段，互勘《节解》与王冰次注的异同处，勘出后人对王冰编次《素问》之所以不满，主要在于经文有重出者，王冰存之而未去，残缺质作者，王冰仍之而不删；再如脱误舛讹、颠倒错杂之文，王冰则聊且顺文而无所发明，或旁引滥收而安于简陋。这些都由于王冰编次时对经文不加细揣，任臆移掇，有难解处，又“逢疑则默”，以致所编所注，功过参半。姚氏的重修，撷经文之精要，订王冰之罅漏，作为《素问》之互勘，也是一部值得参阅的书。

3. 比类而索义理

研读《内经》，既要理明心得，又要纵横联贯。每个词句，从它们的概念到具体内容，经过比同析异，探其义理，也是帮助理解《内经》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比读书札记容易搞，只需把散见于各篇的同类句或联绵句汇聚起来，比类而观，义理自能体现出一部分。这个方法，我从《类经》“会通”中悟出，现正在继续留意摘录。

举例说，《素问·上古天真论》“虚邪贼风”，此四字，可以连称为一个名词，也可以分称为“虚邪”、“贼风”，作两个名词。一般解释是：邪气乘虚而入，叫“虚邪”；四季不正常的风，叫“贼风”。“虚邪贼风”连称的，见《上古天真论》、《太阴阳明论》，而《移精变气论》把这个名词分成对句，为“贼风数至，虚邪朝夕”，意义就更明显。单称“虚邪”者，《八正神明论》凡三见：①“八正者，所以候八风之虚邪以时至者也。”②“虚邪者，八正之虚邪气也。”③“八正之虚邪而避之勿犯也。”《灵枢·九宫八风篇》则谓：“谨候虚风而避之，故圣人日避虚邪之道，如避矢石然……。”这几段所指俱欠明朗，意味着虚邪即虚风，也即是邪气乘虚而入，所以《难经·五十难》以五行生克来推：“从后来者为虚邪”。《八正神明论》中另有一段文字，作为“虚邪”的解释：“以身之虚，而逢天之虚，两虚相感，其气至骨，入则伤五脏”颇能言之有物，后人对“虚邪”二字的定义，想是从此得来。

“贼风”这一名词，《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义明词显地指出，本无烦赘述，可是对照《灵枢·贼风篇》，岐伯答非所问，好象“舟欲近而风引之使远”，或许也是错简，誌以存疑。

再如《阴阳应象大论》，是《素问》81篇中的“皇冠”，理

论性强，应用面广，每一句、每一段都有它的丰富内容和指导意义。通过比类对勘，知篇文中有错入文字：“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此段系《天元纪大论》文，见于此篇“东方生风”段中，文气不类，下文“神在天为风”的“神”字伪，当与前文“其在天为玄”的其字联成一句，律以后文“其在天为热”……等四段可证。象这种错简文句，《内经》里所见甚多，前人已通过比类考订方法，给我们指出不少，一经复按，更觉了然。

又如《内经》中多韵文，又多对句，我常从对句里得到易读、易懂、易记的佳遇。《生气通天论》：“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这一句，在阳气功能某一方面，作了细腻熨贴的点出，极想关于阴气的阐述也能发现同样的名雋对句。后读《痹论》，得“阴气者，静则神藏，躁则消亡”句，感到虽非浑然一体，已觉无独有偶。另外，还有分散在各篇常见和不常见的某些名词，如“奇恒”、“气立”等，词简而义或难明；特别象“气立”这一名词，《生气通天论》一见，《六微旨大论》多见，究竟何所指？尚少明确印证。我已把它们比类蒐集起来，或许也是探索《内经》特有术语的一个途径。

4. 汇参而见源流

从“守约”到“汇参”，在研读《内经》过程中，确是迈开了一大步，近于由“约”而向“博”进军。其实尤未也，只不过根据需要阅读一些同类书而已。

怎样汇参呢？大致有“综合汇参”与“分类汇参”两法。综合汇参，如前面所述《内经太素》是一部学术价值高、印证意义大的必参书，每处不同字句都有它的精义；《难经》文虽平行，然亦时见妙谛，作为综合汇参的旁考书。分类汇